



1979年我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研究生班学习,启功先生教我们古典文学和诗词课。启功先生学问渊博,治学严谨,教学认真,讲课特别能旁征博引,深入浅出,风趣生动,让我们受益很深,大家都十分敬重他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家就住在北师大校园对过,“学为人师行为世范”,启老提出并题写的校训广告牌,立在校园的大路旁,每次看到都感到很亲切。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我仍常到启功老师住的小红楼探望讨教,多得启功先生的关爱与教诲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不少人受“新潮”影响,迷恋所谓新观念新技法,对人物画尤其是写实的人物感到厌倦,我却花大气力创作了一批题为“正气篇”的人物画,精心塑造了司马迁、郑板桥等100多位我国历史上杰出人物,完成后我带着画稿上门请启功先生指教。他一张一张地看了,非常热情地鼓励我:“应该画,画得好!”我告诉他准备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览,李可染先生为我题写了展名《李延声正气篇人物画展》,我想请先生也为这个展览写点什么。启功先生爽朗地应允了,他略加思索,当即提笔,赋诗一首:“谱得无双昔久传,从来画史敬忠贤,新看袞钺丹青笔,重写乾坤正气篇。”落款为“延声同志正气篇画展观后奉题一首 启功”。前后不过短短的十来分钟时间,年已七十有三位先生就吟成佳作。这首只有28个字的七绝,竟巧妙地运用了无双谱等几个典故,意境高远,感情充沛。我惊叹先生学养专深,才思敏捷,才华横溢。启先生写“奉题”,对我这个晚辈来说实在不敢当。先生的热诚、谦逊与宽厚使我久久不能平静,我恭敬地将先生的这首七绝收入我这个展览的简介中。

展览开幕后,我原本要找车专程接启功先生来参观指导,没想到,先生却自己乘车来中国美术馆,又上了二楼我的展厅,这真让我喜出望外,激动不已。陪着启老看了我的每一幅作品,倾听先生对我的创作意图、美学追求与艺术实践肯定与鼓励支持的话语,我觉得得到了莫大的支持与帮助,这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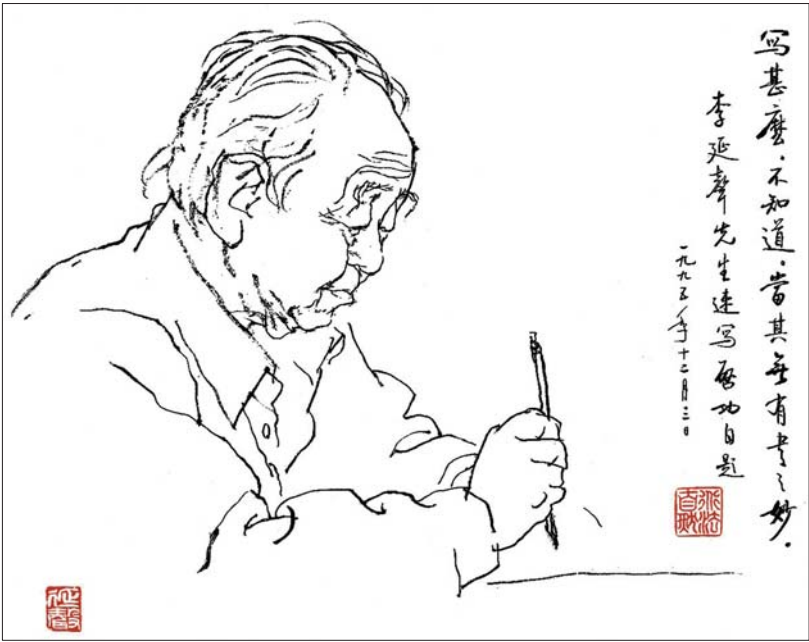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,我开始用毛笔宣纸为中外名人写真,很自然少不了启功先生。

我又一次敲响启老家的门。启老如同往常,还是亲自出来开门,客气地迎我进书房。在他家

书房里总是摆着毛绒绒的熊猫,还有许多其他玩具,可见先生的童心童趣。我说明了为先生画像的来意,先生很配合,把圆圆的脑袋歪了歪,天真无邪地笑着问我:“你要我怎么着?”我说:“随意,您老觉着怎么舒服,就怎么坐着。”于是先生面对我端坐着,让我画了一幅。我画兴正浓,先生又坐到书桌前,随便写点什么,让我在一旁画。不一会儿,完成一张先生伏案挥毫的画像,我请启老为画题词,启老看了看画,风趣地问我:“随便写啊?”先生随即在自己头像旁写道:“长成什么样,完全不由我,画笔造化权,无可无不可。启功时年八十三岁半。”好一个“八十三岁半”!这个“半”字让人乐了半天,足见先生的认真劲。接着先生找出“启子手”和“功在禹下”两枚白文印章,亲自压上,又拿出一罐滑石粉,用毛笔沾粉一扫,画上新钤的朱砂印迹就不会污染了。启老还颇带得意地笑着问我:“这个办法好吧?”在另一张他正挥毫的侧面半身像上,先

生题道:“写什么,不知道,当其无有书之妙。李延声先生速写启功自题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日。”多么幽默又富有哲理!然后启老选出“道法自然”的一枚朱文印章压上,又用笔沾粉扫了扫。望着先生总是带着微笑的圆圆的脸和宽阔额上深深的皱纹,我每每一番感动:多么和蔼可亲的长者,多么睿智可敬的智者!

1997年,我完成了《魂系山河》国画长卷,准备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大厅展出。启功先生时年已85岁高龄,我不忍心再劳动他老人家去看展览,就带上《魂系山河》彩色小稿请他指教。先生看了很高兴,当即铺开一整张四尺宣纸,为我题写了自己歌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这首诗:“当年大老立中朝,忠尽无亏日月高,鸩毒沦肌未雅片,燕熏销骨积牛毛。孤悬炮垒人心拱,万里刀环马足遥。十亿于今同一德,虎门门外海安潮。启功敬题。”我老伴站在一旁,见



●艺海钩沉

为启功先生画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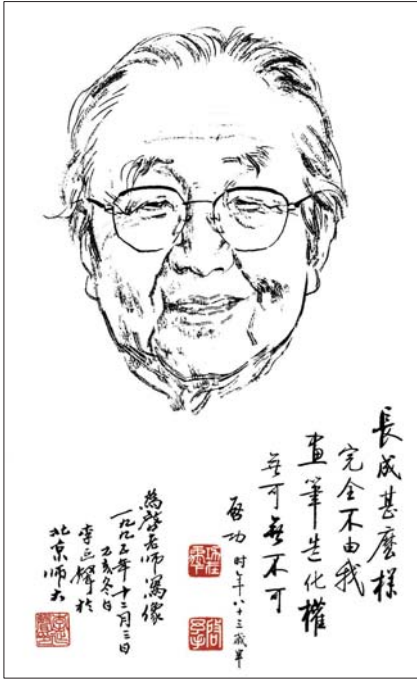
李延声

启老的诗中写的是“雅片”而不是“鸦片”,求教于启老,启老笑着说,“‘雅’与‘鸦’古文中是一个字,而考虑诗的平仄,我用‘雅’字。”先生随即找出“启功之印”白文印章和“元白”朱文印章,钤好之后,又是用笔沾粉扫了扫印迹……

好一首七律,好一个“敬题”,好一对一阴一阳的钤印,足以见先生尊忠敬贤、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!人民美术出版社为我赶印《魂系山河》缩印长卷,我把先生的这首诗收印在卷首,时常向我的朋友们展示吟诵先生的这首七律佳作。

2005年6月30日先生在北京逝世,我十分悲痛。夜深人静时,我时常拿出先生给我的那些墨宝,凝视良久,感慨万千,觉得先生并没有远去,他永远活在我心中。

(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,著名国画家)



长成什么样,完全不由我,画笔造化权,无可无不可。启功时年八十三岁半

两幅“秋山图”辨伪

崔玉英



图一 《仿白石翁秋山读易图》



图二 《仿白石翁秋山读易图》

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高凤翰(1683-1748),字西园,号南村,晚号南阜老人,尝自称老阜,因患风痺,以左手作画,又号尚左

生、归云老人,山东胶州人,曾任安徽歙县县丞、绩溪县令。他在诗书画多方面,都有极高的造诣。我在查阅济南市博物馆藏高

凤翰作品资料时,发现了两幅《秋山读易图》,两幅作品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将这两幅作品进行对比总结,从中发现真伪作品的区别。

图一题款:“危岩压屋如披厦,翠嶂排门俨列屏。三十年前抛掷句,拾来客话竹西亭。起句为济南某僧题画作,已弃去不存久矣,昨象兑侄偶过见此幅,重拈题之,若为竟作者,老阜左手记。仿白石翁秋山读易图”。钤印:“煮石山人”,“介亭”,“南阜居士”。

图二题款:与图一相同,钤印:“逍遥游”,“墨之农”。接下来就是进行比较,说得通俗一些,就是挑毛病。那么从什么地方入手?我个人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:

一是看整体效果。就是看一幅画是否“活”,也就是生动,有精气神。这比画得形象逼真更重要,因为画得像,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只能算是基本功,而能够做到传神,才算得上是高手。其实,这就是六朝谢赫在《六法论》中所说的“气韵生动”。举几个例子可能更有助于理解,例如一个人

在生病或有愁事的时候,和他在遇到喜事的时候,虽是同一个人,但是精神面貌却迥然不同,哪怕他不想表现出来。再如,一枝鲜花和一枝干花,它们的形状、颜色、香味都一样,但我们还是能够很快将它们区分开,这是因为干花比鲜花少了最重要的“生气”。

二要看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。个人风格说白了就是一个书画家在长期的书画创作中,逐渐形成的习惯。例如有的人喜欢用狼毫笔,有人喜欢用羊毫笔,有人爱用浓墨,有人爱用淡墨,有人持笔高有人持笔低,有人运笔快,有人运笔慢等等。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个人习惯,使得每个人的作品各不相同,而且这些习惯是作者无意间自然形成的,别人很难去刻意模仿。不信可以自己做个试验,你随便找一个人的签名比着写,就会发现很难模仿到位,哪怕你的书法水平比他高。时代风格是指同一时代共有的特征,说白了就是某个时代时兴什么。例如:落款“为某某社长写”的,其年代大约在明末清初,落款“请某某仁兄嘱正”的,其年代则是嘉庆道光以后了。还有人物的服饰、家具陈设、建筑形式

等等,在方方面面都会烙下时代的痕迹。

现在,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鉴定这两幅“秋山图”。

图一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生动和浑厚。其用色用墨及用水的火候,控制得恰到好处,墨色厚重而不失灵动,笔墨苍劲而温润华滋。再看勾勒用笔,可以说简练准确且老辣,每一笔都力达笔端、力透纸背,即行内人常说的“杀纸”。书法用笔潇洒而法度严谨,起笔收笔提按顿挫一丝不苟,却不失优美的节奏感。图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浮。不论是线条还是墨色,全都浮在纸的表面,毫无浑厚和力度感可言。其书法的用笔,根本看不出提按顿挫的变化,线条毫无节奏和韵律的美感,不像是在书写,而是画出来的字。细看所用的纸有做旧的痕迹,印章也全无金石韵味,整幅作品平淡无生气,水平不高。图一是真迹无疑,图二自然是伪作。

这并不是说所有李生的书画作品,就一定有一幅是伪作,也可能两幅全真,也有可能两幅全假,我只是偶然找到了一真一假的两幅作品,这样比较起来更直观一些。